

清初史料丛刊第八、九种

柵中日录校释
建州闻见录校释

辽宁大学历史系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编印《清初史料丛刊》的书目

为了开展清史的研究工作，我们收集、整理、翻译了一部分清军进关前的历史资料，编辑《清初史料丛刊》。其中包括明、清、朝鲜、日本的官方文件和私人著述，共计十四种，都是在国内流传不广，而且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资料。但是，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，在编辑加工过程中，难免错误之处，希望读者教正。谨将丛刊书目开列如下：

- 一、重译《满文老档》（满文）
- 二、汉译《盛京旧档》（即满文旧满洲档）
- 三、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（两卷）
- 四、《崇文阁原藏汉文文书》
- 五、《明代辽东残档》
- 六、《明实录》中的女真史料选编
- 七、《朝鲜李朝实录》中的女真史料选编
- 八、《栅中日录》校释
- 九、《建州闻见录》校释
- 十、《建州纪程图记》
- 十一、《沈阳状启》节选
- 十二、《鞑鞞漂流记》（日文汉译）
- 十三、《燃藜室记述》
- 十四、《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》

辽宁大学历史系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前 言

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稻叶君山遗书中，内有朝鲜李民奭著《柵中日记》和《建州闻见录》两篇及其附录的抄本，抄本稿纸版心印有“朝鲜总督府”字样。稻叶君山并未注明所依据的原书版本，只标有《紫岩集》卷数。在一九三二年他提出博士论文（《光海君时代之满鲜关系》）时，大量引用《柵中日记》，抄本当在此之前。一九三三年今西春秋曾油印十几本，分赠同行，流传不广。

作者李民奭（一五七三年——一六四九年），字而壮，号紫岩，朝鲜永川人，庚子文科及第，朝鲜仁祖朝官至刑曹参判。一六一九年二月，明朝经略杨镐四路出师，进攻后金。朝鲜国王派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，率兵助明，协同明南路刘綎军作战。三月，刘綎军被歼，朝鲜军投降。李民奭作为幕僚随军渡江，也在这次战争中被俘，至翌年七月，获释归国。李民奭把行军作战，投降被囚，到释放归国的亲身经历，以及闻见所及，都比较详细地记载在《柵中日记》中，这就成为研究萨尔浒战役，以及后金与朝鲜关系等问题的珍贵资料。《建州闻见录》是李民奭被释归国后，向国王光海君进呈的一份报告。内容相当广泛，包括后金地理形势、风俗物产、社会阶级、军事制度，以及女真贵族重要人物的情况，为研究努尔哈赤时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的珍贵资料。

大约在李民奭死后一百年，他的遗著《紫岩集》，始由

荣井斋舍刻版。一九七二年，日本今西春秋在《朝鲜学报》第六十四辑上，影印了玉版书屋的抄本《栅中日记》，以及《建州闻见录》、《越江后追录》、《自建州还后陈情疏》《进建州闻见录》等五篇。今西春秋并作了校勘。

这次排印时，将稻叶君山的抄本与今西春秋的影印本互校，今西春秋的校勘，也一并注出。其中后金的重要人物和地名，经查对《满文老档》、《清太祖武皇帝驾儿哈奇实录》等文献，分别注出，不明者存疑；某些名词典故，也酌加注释。

徐恒晋校释

目 录

柵中目录（紫岩集卷五）	
〔附〕越江后追录（紫岩集卷六）	
自建州还后陈情疏（紫岩集卷二）	
.....	1
建州闻见录（紫岩集卷六）	
〔附〕进建州闻见录（紫岩集卷二）	
.....	41

柵中 日 录

万历戊午四月，奴贼①陷抚顺。七月陷清河。天朝有征讨之举，征兵于我国。王军门(总督王可守。)②约四万兵，杨经略(镐。)以为朝鲜兵马之尠少，俺所曾悉，遂减其数，只征统手一万名。

七月，朝廷以刑曹参判姜弘立为都元帅，平安兵使金景瑞为付元帅。

八月，都元帅拜辞阙下。(先是筠贼唆人上疏：此时人心不测，必有倒戈之变。飞语洶洶，姜再辞元帅之命，不允。催促发行，自辟从事郑遵、南以雄，未蒙启下。临行，不得已以远外孤纵充数，生率军官金梦猷、具云男，侄子齐陆，奴阳男发行。)

九月，行到平壤。朝廷以平安监司朴晔、分户曹参判严守谦，勾管运饷。

十月，于守备(承恩。)来督我军。元帅驰进昌城，仍留住。(时刘提督阵于宽奠，去昌城八十里。羽书旁午于道，朝廷以都元帅以下将领姓名、军人数目开录，送于经略军门。)

己未正月，奴贼犯抢北关，经略令刘提督(珽)③阵亮马佃④，(去昌城百二十里。)以为声援。檄召我军统手五千名。○初九日，元帅驰往庙洞，令付元帅(庙洞在亮马佃喇咧泊⑤之间。)率三营将前往亮马佃。时雪深数尺，马无所

食，粮无所继。生以元帅之令驰往碧团、昌洲、输入藜藿于军前，仍驰往义州催督粮运。○十六日，经略以奴贼退去，令诸军回阵。送银三千两付刘提督及乔游击（一琦。）亲到昌城班给军士。元帅设宴以待，提督颇以元帅不到亮马佃为言，将来举事，元帅不可退在云。○经略移文，求索銃手，欲使教练军卒。元帅送平壤炮手四百名。（元帅陈启：庸庸白面，滥膺重寄。天将勒要赴阵，恐有僨事，乞赐罢免。朝廷不许，谕以军中进退，一从提督之令。）

二月，经略会诸将于辽东，商议举事：分三路进兵，（西路杜总兵、马总兵；中路李总兵；东路刘提督。）约以三月初一日，齐集奴城^⑥下云。（此时羽书沓至，闻刘提督将以念间到亮马佃。）○元帅定议出师：中军前签使吴信男；从事官军器付正郑应井、前郡守李挺男；听用别将肃川府使李寅卿、折冲李掬；别将昌城府使朴兰英，领平壤炮手二百名；别将折冲柳泰瞻，领马军四百名；别将折冲申弘寿，领京炮手及降倭并一百名；响道将阿耳、万户赵英立，领土兵四十名。（以上属于都元帅票下。）中军虞候安汝訥；别将折冲金元福，领随营牌八百名；别将折冲黄德彰，领别武士新出身并八百名；军官韩应龙，领自募兵百六十名；军官金洽，领立功自效军五十名；响道将河瑞国，领土兵八十名。（以上属于付元帅票下。）中营将定州牧使文希圣，中军江西县令黄德諤，领兵三千三百五十名。左营将宣川郡守金应河，中军永柔县令李有吉，领兵三千四百八十名。右营将顺川郡守李一元，中军云山郡守李继宗，领兵三千三百七十名。○连营将清城佾使李穰，领马兵五千名，分作十营，列屯一路。一从巡察使、（平安道巡察使朴焯。）分户曹（分户曹参判尹守谦。）指挥，使之继援运粮。○十六

日，生自博川驰到昌城。（生以元帅之令，自义州往博川商议屯田事，闻军兵将渡江，驰到昌城。）前此幕府将领辈，皆言从事李不可不在军中，元帅定欲带行。及到昌城始得闻知，辞以迈拙，元帅再三强之，送一走马。○十八日，分户曹尹守谦到昌城。（朴巡察焯则屡次催促而终不至，元帅不得面约而渡江。）○十九日，左右营渡江。○二十一日，元帅渡江，生亦偕渡，宿唎咧泊。（去昌城二十五里。还送军官金梦猷付书于家。○文从事二人，生与丁正郎好怨也；武从事二，郑付正应井、李郡守挺男也。丁正男以事留关西。生与郑付正、李郡守渡江，三从事皆元帅票下。）○二十二日，中营渡江。○乔游击来，元帅往见，乔说提督见忤于经略之事。（乔密言：“杨、刘素不相能。前日会议辽东时，刘欲退师，期于四五月。经略大怒，使亲信二人张姓及于承恩持红旗督阵；又密帖于俺，刘若逗留，则当总领东路马军云。今者举事诸将，杜鹤林勇而无谋，其余则平平云。”）○二十三日，三营华渡。（元帅令生查勘渡江军兵实数：三营兵一万一百余名，两帅票下二千九百余名。）○从事官丁好怨自京来，所赉军中赏格，红牌五百张，告身一万张。元帅令生勾管，载去军中。（照数则免贱、免役、许通⑦五百张欠缩，丁谓吾欲借备军粮，故出真昌城云。）○二十四日，行军。元帅将中营宿鸢儿沟⑧，（去唎咧泊三十余里。）左营先行十里下营，付帅将右营次之。（乔游击入右营中。）○二十五日，雪。三营逾谿水岭到亮马佃。（去鸢儿沟五十余里。）雪晴风起，寒冽殊甚，卒有冻死者。○二十六日，刘提督自宽奠过亮马佃到榛子头。三营联阵。（去亮马佃二十里。）元帅往见，言运粮未到，欲留等待而行。提督曰：“师期已定，军律至严，决难迟留。”（康按察设营于

亮马佃下十里许，积筑粮饷，以牛骡载运，连络于道。）○二十七日，天将诸阵（刘提督、江付总、祖参将、乔游击、张都司、周都司、刘守备。）先行，到平顶山⑨下营；而我军逾拜东葛岭⑩十里许下营。（去榛子头五十里。）时三营糒粮垂尽，而运饷未到。步卒跋涉，胫肿流血，不得与天兵联阵。于守备以红旗来到元帅前，拔所佩刀呼曰：“提督以朝鲜军落后，将斩我。”仍出示乔游击票文，有曰：“朝鲜军非无粮也，逗留观望，畏缩太甚云。”元帅不得已与诸将议，抽出各营六百名，留设老营，令肃川府使李寅卿领守。尽卸步卒所担及难运军器，约以明晓催趲行军，追及天将所到处。（盖提督见忤于经略，惧以失期见罪，每以我军落后，未易进兵为言；其势将归罪于我军，以为自免之地。故元帅不得已催促饥卒，深入险阻。而连营将李穰军马，邈无形影。运粮不至，且无后援，狼狈之虞，不可胜言。）○二十八日晓，元帅驰见提督于平顶山，催促三营过牛毛岭⑪，树木拥翳，咫尺不分。前导之兵，连发喊声，一行错愕。俄而，付帅军官张济民脱笠挥汗，仆于元帅马前，才得出声，曰：“先行军兵已与贼相战。”元帅驻马山坂，催督后军，令放火炮。生言于元帅曰：“观此地势，贼兵万无拦阻之理。天将诸军及付帅过去已久，喊声之发，不过怯⑫卒之所为。与贼相战云者，必是误传。惊动军中，罪可斩也。”移时，更无警报，遂前进开路而行。（贼砍大木以塞路。）日暮，到牛毛寨⑬，与天将相联下营。（去拜东葛岭八十余里。）昏时，随营牌一人来言，今夕过岭时，渠与唐兵一人为贼所掳。（贼三千余名云。）而唐人绑去，渠则缚树而去，故仍得脱来云。幕府皆疑其谎说，必欲实其前者误传之言也。（自旆水岭到牛毛岭，山高水深，道里阻绝⑭，行军甚艰。过牛

毛寨以后，道里平坦，无高山峻岭。而川涧险恶曲折，屢渡，深者皆没腰。）○二十九日，元帅见提督，力言士卒饥馁，运粮未到，一向前进，事甚狼狈。提督曰：“军期已定，不可暂住，而看元帅面留一日云。”○元帅遣译官借米十帛^⑮于乔游击，以给右营。（右营在三营中，尤甚乏食。盖渡江时，三营军各裹三日粮，中营、左营自庙洞渡江，到喇咧泊加受三日粮。前于亮马佃出兵时，过江粮米积置喇咧泊者五百石。右营自昌洲渡江到大窝坊，已过喇咧泊，未得加受故也。）○江付总、乔游击行军。（乔请我国骑兵，元帅不得已许四百余骑同去。）○元帅见提督密议，前头道路夷险，虏中形势全不闻知，不可轻进。而六镇藩胡^⑯慕恋我国者，多在奴酋^⑰麾下；西路大军若入，则藩胡辈可诱^⑱以内应。提督深以为然，差票下一人偕通事河瑞国、金彦春持谕檄，（略曰：我有七种火器，汝不可当，须速来降云。）入送虏中，使之开谕侦探。而唐差则行未十里，迂贼退走，瑞国等持檄文前往。

三月初一朝，运粮始到，派给右营。（我军渡江，今过十余日，连营将李穰之军尚无形影。催督相望而今始运到，军响才数十余石。）○时天将屏去仪物而行。元帅令留设一营，收置节钺及难运军器，使军官吴希圣看守。○提督先行，三营继发，到马家寨^⑲。（去牛毛寨四十余里。乔、江先行，所经部落，尽为焚烧。略得斩馘，颇有贪功疾驱之意。）○分户曹军官金峻德始来，现问军饷运到？则答称不久当到。生言于元帅曰：“三军不食，今已屡日。而管粮军官缓缓来，现说称当到；面瞞如此，罪不可恕，请臬示各营，以慰饥卒之心。”元帅不听，谕以今姑饶贷，速令回去运粮而来。（生寄书于分户曹尹曰：“谨承令问，慰慰可言。悬军

深入，已过三百余里；而贼兵不出，恐不无诱引之虑。抑西路大兵直捣巢穴，贼皆扫兵以御，而无暇及此东路邪？但我军渡江之后，为天将所迫，催促前进，急于星火。而连营军马至今不到，粮饷之运才数十余石。三军绝食，今已屡日。自古安有驱督饥卒，颠仆跋涉，深入虏地，而能善其后者乎？屡请提督，欲得运粮，则便以逗留畏缩为言。三军之事，言足寒心。白首老书生不免为沙场之骨，命也，奈何！惟念军事倏败，边虞②罔极，不审令兄亦虑及此否？令军官详知此间形势而去，想必陈白，望须十分催运以济饥卒。千万幸甚。）○夜操。○初二日，行军，午时到深河②，（去马家寨二十余里。）贼兵五、六百骑结阵以待，天将先登，我军继之，贼败走登山。提督督我军炮射手搏战，贼负险自固，射矢如雨，中、右营相继力战，（时左营殿后，未及来到。）斩级颇多。中营将中矢创左手，军卒亦有伤者。守备刘吉龙（提督之最亲爱者。）中箭而死。贼魁弯弓突出，我军辟易。元帅督令更进，京炮手李成龙放丸中之，韩明生斩之，贼兵败走而溃。（东边高山上，贼兵千余屯聚，终不交锋。）日暮，诸阵下营。（时中营将文希圣被创，不能号令，元帅令中军黄德謨权差中营将。夜半，贼骑冲突浙营，营中连放火炮，贼退。刘吉龙我国高灵、李哥之流入中华者云，岂刘姓人取以为子邪？）○初三日，三营军卒，不食屡日。（士卒只以私赍米末疗饥。）元帅见提督，力言粮尽士困，不可不留待运饷。提督曰：“师期已过，不可暂留，而姑住一日云。”（盖昨日刘吉龙战亡，提督极悲悼，觅尸烧葬，仍留一日。）○元帅令三营，各哨放军掠于部落。得其埋谷，以石搗碎，糜粥而食。○元帅令别将柳泰瞻领三百骑出去，连接运饷。日暮回来说称：行未十里，贼兵拦阻，不得出去云。○

别将朴兰英、申弘寿，军官郑奇男领兵搜山，斩头三十颗，活捉男女十余口，牛马十八头。（首级则送于提督，牛畜则分三营响土。）○天将究问俘获，皆言贼兵尽向西路，而此路防守之贼不过数千，昨日战败，死伤过半。诸俘所供，如出一说。昏时，山上候②军来报：遥闻大炮三声，隐隐发于东北。天将皆以为西路大③兵必到百里外云云。（其后闻见，则贼得唐阵大炮，以相传报。此是奴中所放，而错认如此，可胜痛哉！）○初四日，元帅令从事官李挺男代柳泰瞻领军出去，接连运饷。○辰时行军，天将先行，我军左、中、右营相继以进。道里平坦，山谷连互，虑有埋伏，令营卒各担拒马作前往。才数十里到富车④地，（距奴城六十余里。）连闻大炮三声。元帅拔马，驰登路左高阜，回飙忽起，烟尘涨天，必是贼兆。即令左营阵前面高峰；中营阵于元帅所登之阜；右营阵南边一阜。中、右营即时排阵，而左营则已阵于平原。元帅令别将朴兰英驰去左营，使之抬移高阜，则贼骑已迫阵前，势难移动。（时近处部落百余家，为天兵所焚，烟气随风，来覆阵上。）中营前有高阜可瞰阵中，元帅令别将黄德彰领其军及中营摺报一司，屯据其峰。（贼兵未及峰前，德彰先自退走，来到营中，潜鼓邪说，以摇军情。元帅怒，欲施军律而止。）俄而，陈相公、于守备、乔游击单骑来到，传说天兵尽没，提督亦不免。（昨日提督令侦探前路，今晓回报，家哈岭⑤外绝无贼警云。故天将疾驱先行，数十里间，分掠部落，不成行伍。胡将贵盈哥⑥领三万余骑，自西路达夜驰来，晓过家哈岭，隐伏山谷；不意突出，冲断前后天兵诸阵，未及措手，举皆覆没。）于、陈即驰去。乔曰：“吾监贵军，不可去。”元帅给以弓矢刀剑，约与共事。烟尘中望见贼骑大至，为两翼，远远围抱。左营军官赵得廉驰来

告急，元帅悯其孤危，即令右营赴援，催督以进，与左营联阵。才得成列，贼骑齐突，势如风雨，炮铙一放之后，未及再藏，贼骑已入阵中。生时在中营，言于元帅，请合兵力战，而瞬息间，两营皆覆。宣川郡守金应河，云山郡守李继宗，永柔县令李有吉，右营千总金尧卿、吴稷，左营千总金佐龙皆为贼所害。左营千总申忠业得脱走去。（自中营去两营不过千步，而仓卒之间，无暇赴救。夕阳下但见射矢如雨，铁马进退，而恍惚难状矣。厥后闻知，左营将金应河终始力战而死云，故元帅褒启。）右营将顺川郡守李一元，自阵中脱身走入中营。（元帅即令把守阵南偏，使之立功自效。）贼骑奔驰，围迫中营者，漫山遍野，亡虑数万骑。生即告元帅曰：“事急矣，欲巡督阵上，请得一令旗。”元帅即令军牢一人持旗遣之。仍谓生：“事已至此，勿用军令以骇军心。”生答曰：“生亦知之矣。”遂与诸将巡行阵上。至于再次激励士卒，谕以决一死战可得生道之意，则百无一应者。自中营去两营不过千步，目睹蹂躏，无不丧胆，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。（孤阜窄狭，人马偪侧，诸将皆步行巡阵。副帅欲骑马以巡，元帅军官柳季男告于元帅曰：“副元帅骑马将欲走去。”元帅令季男执副帅所骑马鞍，使之改骑劣马以巡云云。）屡日饥卒，焦渴兼剧，欲走则归路断绝，欲战则士心崩溃。无可奈何，两帅与诸将只取火药柜之前，欲自焚。生只欲杀贼而死，与别将申受弘等约，共射贼，立于阵东偏。（盖贼之最先冲突处也。）适有一卒自两营得脱来言：贼骑先到阵前，连呼通事，而营中无通事，不得答。两帅即令通事黄连海出应，虏即报答而来，问曰：“我与唐人有怨，故相战；汝国则本无仇怨，何为来伐乎？”通事答称：“两国自前无怨，今此入来，迫不得已，汝国岂

不知之乎？”胡将遣一藩胡来到阵前，曰：“汝国之意，我国已知之矣。”遂与往复和解之事。胡将请见将帅议事，即令军官朴从命称以中军出送议和。胡将又请见大将面议，两帅相议：事至于此，不过一死。而万一交解而退，则三四千军卒之命，可以生活；目前边上冲突之虞，可以少纾矣。副元帅具甲冑佩剑，率两骑而出。生时在阵东一角，晚闻有议和之事，欲往见两帅，则相去仅百步，而人马簇立，咫尺不通。艰难得达，适值副帅出去，生曰：“如此而了当大事乎？”副帅曰：“兵有奇道，从事何知乎！”生不胜愤慨，大言曰：“公其任意为之。”即欲自裁堕崖，次侄子及奴左右抱持，所佩刀剑亦被夺取，不得遽决。（元帅遣军官谕之曰：“观贼报答，死之未晚，勿为预决云。”而军官不传。及到栅中，元帅语及，始得闻之。）副帅往去，与胡将贵盈哥马上相接，曰：“我国与尔国自前无怨，今者出兵，迫不得已。若得解兵而退，则两国无穷之利也。不成，则我军殊死一战。而恐尔不知我国之情，故吾以单骑来见。”胡将曰：“两国无怨，当各解兵，指天为誓。”又请见元帅，答以日暮不得相见。（时胡将要^㉔副帅同宿。）此时，约解之说来报阵中，军卒喜跃，无复部伍。适有浙兵七八名来到阵前，军卒喧哗驱出，不可禁抑。元帅即言于乔游击，与其家丁变著我国衣服毡笠。乔言，和事若成，吾欲同往贵国云。（后闻议和时，中营将文希圣箭伤手创未愈，卧呻东偏右壁之内，但见黄连海与朴从命之往复，而未详其问答之词。及见副帅率两骑而出，心甚惊骇，三呼副帅曰：“此行胡为乎？”副帅不答而去云云。）○夜间贼骑四面围住者，不知其几百匝，巡逻之声，达夜不止。阵中议欲溃围出走，则饥困士卒无一应者。○初五日，胡将请见元帅不已。通事自奴阵来言，贼将

之待副帅甚敬，和事无疑。元帅率军官二人往见，则胡将降座^②立俟，揖以就坐。仍与往复，一如作日之说，贵盈哥亦指天为誓。而一将曰：“满住^③（奴酋。）在城中，不可不往见，而回还则满浦之路便当云。”（其后闻知，则其名奢^④，胡将中最用事者也。）再三辨诘，终不肯从，即以铁骑拥迫而行。生于此时，欲自尽而为手下所持，不得遽决。仍闻贼将之待两帅颇有敬意，绝无逼辱之事。至于指天为誓，则庶或有约成出送之路。若终胁辱，则死亦未晚，遂隐忍而行。乔游击谓军官辈曰：“贵军为贼所迫如此，我虽同去，必不得免。”附一书使传其子，即堕崖死。（其书曰：“文臣武将尽以社稷为戏，一味循私贪鄙，致属国丧师万计，存留无几，困围孤崖，粮断水尽。其人马朝夕且不保，吾不忍见，而又奉委监督其军，不敢离。谨于三月初四日，西向叩谢皇恩，自裁于家哈岭上。儿可传于相知，并亲以意奏知圣明。其家口在京，可求赤城薛道尊分处还乡。汝昨差去催南来家丁，今迂此变，亦吾一件心安事，若再来，不必出关矣。父笔，与桓儿著署。）○今闻有以阵上缚乔给贼为言者，言之罔极，一至于此邪！其手书，生等谨藏以来矣。）○行才四五里许，见浙兵数千屯据山上，盖昨日溃卒也。胡数百骑驰突而上，浙兵崩溃，须臾间厮杀无余，目睹之惨，不可胜言。所经僵尸如麻，数十里不绝，乃战役之地也。○行到日可时^⑤，（地名，去富车二十余里。）胡将曰：“此去城中甚远，不可不宿此而行。”不得已遂经一夜。○河瑞国自奴城来言：当初到奴城，渠则囚狱，彦春则缚送于奴酋所往处。西路大兵已尽覆没，（中路自清河，不见贼，退走^⑥云。）事无可为，遂传提督檄文，仍权辞以言，曰：“我国与尔，自前无怨，今者出兵本非我国之意，若干军卒当在唐阵

之后云云。”（东路陷没后，始^{③4}放瑞国送来云云。）○初六日，踰家哈岭。日午，到奴城外（自曰可时至此四十余里。）十里许留住。奴酋请见两帅。生言于两帅及诸将曰：“今日之见奴酋，乃平生行事判断之日也。不可不行揖，而若少有恇怯^{③5}之意，则适足以取辱矣。”两帅与将领五、六人，率军官通事十余人而往。奴酋挟弓矢据床而坐，甲士数千，排列庭之左右。两帅登堦行揖，（诸将则拘留在外。）奴酋嗔怒，两帅曰：“行我国之礼，不得不然。”有一人解华语者（奴酋之亲信者，其名大海^{③6}云。），谓两帅曰：“若责以君臣之礼，则设交倚^{③7}坐你们乎？尔国之官见杨都爷亦行两拜礼，何谓行揖，是我国礼乎？（其后两帅屡见奴酋，直入就坐，不拜不揖，而奴酋不为怪。盖其日降虏华人辈激怒于奴酋，故如此云云。）堦东设两交倚加红毯，而请坐两帅，奴酋先饮，行酌数巡而罢，出寓于一舍。时生与诸将及军官辈数十人留在城外，胡骑四面围守。（两帅出舍后，遣通事，生等详闻其日问答曲折。）○初七日，胡骑数千围迫我军于城外，张弓露刃，将欲厮杀，仍渐解围而去。（厥后闻知，则胡酋愤两帅行揖，令尽杀将卒。其子贵盈哥以为阵上约和时，指天为誓；若行杀害，则天不可欺，奴酋即止之云。）○大海来问两帅曰：“贵国将帅几员乎？”元帅答曰：“俺等二员外，小将八员而已。”（时将领及军官辈，亡虑数十余员，而若尽言之，则恐有难处之患，只以八员言之。）仍令通事出城外，以诸将及军官下人辈入来，所聚会者九十余人。（胡人日供粟米及柴。）○夕后，华人佟姓兄弟（即两帅寓舍主人，上年自辽投胡者）来接，而元帅不与语，仍谓大海曰：“在此纷扰，欲于一空舍静住。”大海不答而去。○初八日，奴酋与其妻子出去射场，逼请两帅，寓于别帐。大海来

接，时有一华人附耳语，虽不得详其说，观其气色，似有逼迫之事。元帅以华语谓大海曰：“尔所佩刀利否？”大海曰：“何以有此问？”元帅曰：“俺是读书人，不可以非理屈辱；今日杀我时，以尔利刀速砍为幸。”大海变色曰：“岂有此理！”未几辞去。有一汉人来见，（后日闻知，则乃李永芳。）以笏画地曰：“如俺不孝不忠之人，足下必丑看矣。”元帅未及答，即起去。（有一人谓永芳曰：胡人皆言，与朝鲜将帅书字何事云？永芳惶惧而起。）俄而，贵盈哥来接，曰：“我辈少无杀害之意，幸勿为疑。”仍设酒而罢。来时有一胡将谓元帅曰：此后之事必好云。厥后闻知，其日奴酋欲以女女于两帅，因大海之所传，贵盈哥之所止而止云。（生在寓所闻贼欲屈辱两帅，即作书涂蜡，藏于奴子衣絮中，使之观势逃去。果若屈辱，则即欲自刭³⁸。日暮两帅回来，无屈辱事云。）○奴酋以藩胡仁必、遏道舍、末介等，昼夜守直寓所。夜则以军卒十余名轮迥守之。（仁必乃稳城藩胡，能行三年丧，且有功于我国，受职帖者。故慕恋我国之诚，久而不衰，凡虏中所为，尽情密言。东路未败前，一日，小农耳³⁹自咸镜道受禄俸⁴⁰而来，言于奴酋曰：会宁府使开谕言，我国迫不得已，发兵以送，当在唐阵之后云云。）○初九日，大海持奴酋帖来示，（有曰：“汗谕朝鲜国将帅等知悉：尔国王索尔乎？抑弃⁴¹尔乎？尔国复助南朝否？尔愿留否？愿回还否？”）元帅即书帖以答曰：“今者出兵，亦不得已，岂有复助之理。许多将士，我国岂终弃之乎？回还之意，人情所同，何必问乎？”○夕时，移寓于空家。（自此顿无还送之意，始有通书我国，待其回报出送之语。）○初十日，奴酋会我军于射场，看手掌粗细，分两班常人⁴²，（盖藩胡等言我国两班常人之异。）接寅城内外，令